

从《戏台》看中国喜剧的遗失与回归

◆ 卜翌



中国观众在审美上日益退化,忘记了喜剧原本的模样。

看到豆瓣影评上有人写道:陈佩斯从未离开,只是站在我们看不到的地方……在漫长的二十年时间里,90后00后已不知陈佩斯是何人,他却在舞台剧领域完成了对中国喜剧的传承甚至超越。

十年前《戏台》首演,即被称赞是“四十年来最好的剧本”“中国原创话剧天花板”,整整十年,陈佩斯从花甲演至古稀,演出超过三百五十场,点评常年高分,时至今日仍每演必火,一票难求。现在电影版的逆袭翻盘,再次印证了“真实文艺感染力”的强大。

《戏台》唤起了人们对“好笑”最初的理解:在莎士比亚和莫里哀那里,喜剧源于人物命运的扭曲与转变;在查理·卓别林与巴斯特·基顿的电影中,喜剧是悲剧的反面,是小人物在现实中的抗争姿态。

电影《戏台》无疑承接了这一传统,令人们重新思考:我们为什么笑?我们应该为啥笑?

影片中的笑点全因为人物间的错位与张力,因为“意外中的必然”,以及命运与境遇的碰撞。所有的笑点都来自于戏剧性结构产生的化学裂变——片中将故事背景设定在军阀混战时期,运用悬念的巧妙铺陈与情境的荒诞构建:一系列的误会层层叠加,却又在某种程度上阴差阳错地推动着剧情。观众清楚地知道双方的真实意图,但看着角色们在各自误解中“认真”地表演,这样的反差带来了巨大的喜剧效果。影片高潮处,真假霸王在后台相遇的场面,通过走位距离的变化暗示角色转移——两人身影在镜中重叠,荒谬感油然而生。

至于演员的表演细节,则贯穿了陈氏喜剧中精准的肢体语言与节奏把控:对手戏,尤其是误会升级时的肢体冲突,并非一味夸张,却是精准服务于人物的内在诉求。面部和肢体语言与台词的时

间差配合,既制造喜感,又演绎出人物内心挣扎。尊严与生存的冲突才是驱动行为的核心。譬如陈佩斯本人饰演的班主侯喜亭,其每一次鞠躬、谄笑、下跪背后,都贯穿着“戏比天大”与“百口人吃饭”的悖论,在迫于修改霸王结局时,那记突然的自扇耳光,让滑稽瞬间转为悲怆。

影片在匪夷所思的“换角”风波中,也穿插着对人性的探讨。面对军阀对艺术的粗暴解构,夹缝中求生存的戏班虽有恐惧,但最终还是选择了坚守自己的艺术底线。观众在笑过之后,亦有叹有敬。

《戏台》所标榜的专业精神和艺术底线,仿佛久违了的初心,与片尾那一出炮火中的《霸王别姬》一样,戏里戏外揣着被怠慢许久的喜剧的尊严。

所谓“老派喜剧”其实是审美退化产生的名词,真正的喜剧本来就应该建立在精巧的戏剧构造上,而除了悬念、情境和冲突的设计以外,更重要的是,它有着内在逻辑和深刻内核。笑点不是无厘头的“硬咯吱”,全基于人物的设定、剧情的推动以及对社会的观照。无论是会心一笑,或是捧腹大笑,更让人笑过之后会有所思,有所回味。

在流量和实效称霸的今天,如此恪守戏剧三一律[所叙述的故事发生在一天(一昼夜)之内,地点在一个场景,情节服从于一个主题]的作品已然十分罕见了。有不少观众说观影后再去刷梅兰芳的虞姬片段,刷到上头。倘若其再一次成为分水岭,期盼《戏台》所带来的文化回望,亦能让更多创作者重拾执着艺术和传统的信心。

《戏台》无论如何仍不算是一部爆款电影,不会在热搜上长驻,但会在那些看过的人心里留下余韵。这片不是贩卖情怀的老戏骨作品,而是一部实实在在以结构美学、戏剧逻辑和艺术诚意立足的当代好戏。尤其是给早已厌倦了被“喂笑”的观众一次赏析真正喜剧的机缘。

戏未落幕,笑声未歇……戏台以外,真正的喜剧从来并不只是“搞笑”。陈佩斯并没有过时,只是我们太久没有认真看戏了。



透策略,“学院派反叛者”人设既满足大众对权威的慕强心理,又契合青年文化对传统的解构需求。他联合平台推出“15秒小提琴速成课”系列,首周吸引270万年轻人参与互动,达到Z世代覆盖,最终实现从巴黎音乐学院,顶级奢侈品到TikTok热榜的跨越。

来到上海当晚,罗耶就开始直播练习,演出当天更是全天候直播。演出后的签售,迅速剪辑成片,一切的流程行云流水,好像古典音符那样干净利落。就好像他说的,音符是棱镜,我要让它折射出听者自己的欲望光谱。这种能力使其成为奢侈品牌眼中完美的文化转换器:用学术权威性捍卫品牌调性上限,最终实现艺术价值与商业传播的闭环。

在2025年暑期档的争先恐后中,陈佩斯执导的《戏台》上映初期遭遇普遍唱衰,预售惨淡,结果上映一周后,这部排片严重不足的作品却上演了罕见的逆袭神话——单日票房从不到30万元飙升至千万级,预测总票房从不过百万元一路跃升至5亿元。

一部无炫目特效、无流量明星、无热点噱头的“三无”老派喜剧电影的出圈,难道真的仅仅凭借情怀?当然不是!当祖孙三代一同走进影院,当00后或笑出声或热泪盈眶,当深夜排片竟靠小青年撑起,《戏台》的逆袭如同镜像,折射出中国喜剧多年来的变迁与迷失,以及观众内心深处对“真喜剧”的渴望。更重要的是,它让人们开始追问:我们到底丢失了怎样的喜剧?

喜剧创作曾逐渐滑向两个极端:一方面是地域化、方言、外形夸张的生理性刺激,几乎垄断了小品舞台;再后来演变成梗文化、网络热词的堆砌拼贴,人物角色成了讲段子的工具。创作者追逐“三秒一个梗”的短视频节奏,把喜剧降格为条件反射式的笑点投喂,虽在某种程度上迎合了部分观众对即时笑点的需求,但大量作品陷入同质化泥潭,更逐渐让

艺术与商业如何转换?

“古典系视觉诗人”上海行带来的思考

◆ 黄丽茹

巴黎的蒙马特高地除了可以俯瞰整个巴黎,一直以来也是巴黎艺术的中心。《午夜巴黎》的电影拍过,毕加索的传记写过。即便你现在去,也一样会遇到各种各样的艺术家。而音乐是必不可少的手风琴、吉他、大提琴、四人弦乐合奏等,都有。其中有一位翩翩少年,就是现在被称为“古典系视觉诗人”,在社交平台爆红出圈,在小红书也有13万粉丝的西蒙·罗耶(Simon Royer)。

很多旅行博主的社交平台上都出现过他拉小提琴的神颜,1.9米的身高,金色的卷发,好像漫画走出来的偶像。简单的小提琴盒打开,露出写在盒子里自己的名字,穿着简单时尚的上衣和西裤,精致有棱角的侧颜和专注的神情,拉动着小提琴的琴弦,拨动着路人的心弦。古希腊雕塑一样的美感穿越到了现在。因为人们对传统古典风格的推崇,以及罗耶在数字平台的影响力,造就了其被时尚跨界追捧的时尚基因。他好像一阵风,从蒙马特吹到了上海的水塔广场,雅

致的新JZ Club。

有人说这是对专业人士的降维打击,作为巴黎国立高等音乐学院满毕业又师从小提琴泰斗奥古斯汀·杜梅的他会蒙马特的路边演奏,却不知他充分发挥了社交平台的破圈能力,让自己改编的电子乐巴赫无伴奏组曲打破了传统古典界限,契合奢侈品牌“颠覆经典”的叙事需求,神奇地拥有了社交媒体时代的传播体质。他为奢侈品拍摄秋冬广告片,在社交媒体首发24小时收到点赞破280万。

罗耶在社交平台的爆红并非偶然。除了他自身条件的出挑,更因为这样形成的“新古典主义”的视觉标签,让他在品牌活动上的演奏被评论为“时空交错的行为艺术”。对古典乐的解构和演绎,比如代表作《魔鬼的颤音》碧莉(Billie Eilish)副歌切换用极端反差制造听觉震撼,甚至是在JZ Club和乐队的合作,也很好平衡了古典、流行和爵士之间的听感和冲撞。更重要的是他的圈层穿

从「旋风土豆」感受城市建筑之美

◆ 徐佳和

从内环高架开车驶过武宁路,总会不由自主地注意到一座奇特的建筑:高达十几层楼的螺旋形结构如巨藤般依附在略略泛着光泽的楼体之上,又像与主楼深情相拥,螺旋体深棕色的金属坡道在阳光下泛着铁锈的自然光泽。按照惯常思维,笔者一直以为这一定是哪家商厦的停车场,角度缓缓向上的坡道是为了让驾驶者心安。

近日,终于得一机会步入其中,一窥真颜,原来,这里是华东电力设计院(ECEPDI)的新办公大楼,在此工作的员工,每天都能沿着这条长达990米的坡道漫步至需要到达的楼层,间或停留倚栏眺望远处的城市天际线,他们的身影也成为路人眼中的风景。螺旋体的弧线使建筑整体的长方形体块多了一些灵动,它如同一道向上的邀请,引领我们重新思考建筑与城市、艺术与生活的边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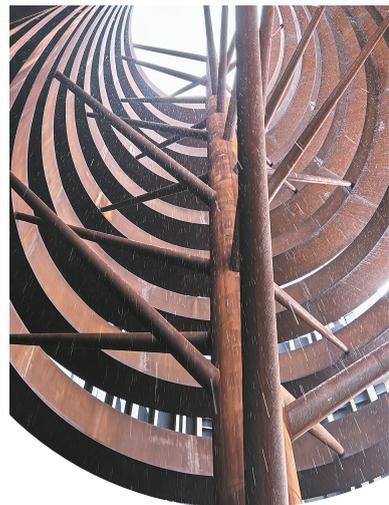
据介绍,坡道所采用的材质为耐候钢,在室外环境下暴露一段时间后,自然氧化,形成致密锈层,这样既免去油漆维护,又随时间流转呈现变幻的色泽,坡道就被赋予了生命感,记录风雨也记录阳光。这种接纳时间痕迹的材料观,也是对现代建筑追求永恒崭新的一种反叛——如同丰厚的城市记忆,建筑也应该在时光中沉淀。

建筑的设计者——意大利建筑师乔瓦尼·普拉泽在得知中国网友的“钢铁蚊香”“烤面筋”“旋风土豆”等热议和比喻时,会心一笑:“我觉得这很好,因为大家很喜欢它。”这位来自佛罗伦萨的“色彩大师”的创作意图与大众的想象力在公共空间中相遇,建筑从设计图纸上的钢铁巨构跃入了公共情感领域。普拉泽对此有过阐释:“我想设计一种流动的空间感,和建筑一起共生。”这种“流动感”使建筑超越静态物体,成为与城市共同呼吸的生命体。

他在湖南醴陵陶瓷艺术城用饱和度鲜明的鹅黄和雪白,搭配明暗交织的镂空三角,构筑了一个个栩栩如生的瓷瓶瓷碗。他在越南的“Kiss Bridge”项目用最终相隔30厘米的断桥设计激发人们渴望触碰彼此的本能。这些浪漫又“带点疯狂”的创意,皆延续着同一种理念:一个好的建筑,总能给人们带来一些情感上的共鸣。

建筑不仅是身体的庇护之所和攀登的高度,更是眼神得以飞翔的广袤空间。当“最高”“最大”的竞赛逐渐退潮,城市建筑美学不再追求纪念碑式的震撼,开始寻求更具人文温度的身份表达,通过材料、光影与空间流动,创造正如柯布西耶所言的“光线之下的华丽而富有情感的空间”——照明设计中的柔光雅韵,以暖色调灯光呵护视觉,绿意节能以高效光效响应节能目标,皆可化作技术人性化的缩影。

当暮色中的螺旋坡道染上金辉,大楼的珞琅格栅在变幻的光线中如竖琴般闪烁,拍照打卡的年轻人用镜头语言表达着对这座建筑的认可与好奇,人们开始主动欣赏、观察、解读并参与定义身边的建筑艺术,而正是对这栋建筑持久的讨论,让我们蓦然发现,建筑超越形式与功能,成为联结记忆与渴望的另一面。



尹昊 摄